

現代初中教科書

國文

第二冊

編輯者 莊 適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現代初中教科書

國文

第二冊

編輯者

莊適

校訂者

朱經農 任鴻雋 王岫廬

商務印書館

出版科 總務處

樣書

商務印書館發行

用適中初★輯編科分

書科教學中級初代現

新學制初中的特色，在混合教授；但當改革之初，一部份學校，仍有採用分科教授法者，本館應此需要，另編現代初中教科書一套，分科之中，仍注重於全體之聯絡，書名列下：

- | | | | |
|------|----|------|----|
| 國文 | 六冊 | 物理 | 一冊 |
| 公民 | 三冊 | 化學 | 一冊 |
| 本國史 | 三冊 | 算術 | 一冊 |
| 世界史 | 二冊 | 代數 | 二冊 |
| 本國地理 | 二冊 | 幾何 | 二冊 |
| 世界地理 | 二冊 | 三角 | 一冊 |
| 礦物學 | 一冊 | 英語 | 三冊 |
| 動物學 | 一冊 | 註音英語 | 三冊 |
| 植物學 | 一冊 | 英文法 | 二冊 |
| 生理衛生 | 一冊 | 水彩畫 | 一冊 |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1748(二)

13-10-15

Modern Textbook Series
National Readers
 For Junior Middle School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五版

現代初中
 教科書
 國文六冊

(第二册定價大洋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莊經農 適

校訂者 朱鴻雁 盧雋

發行者 任岫 盧雋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現代初中教科書 國文第二冊目錄

一 舍己爲羣……………一

二 志未酬……………三

三 唐雎說秦王……………四

四 墨子止楚勿攻宋……………六

五 廝養卒說燕……………八

六 田贊衣儒衣而見荆王……………一〇

七 漁翁……………一一

八 原憲居魯……………一一

九 龍說……………一二

一〇 左忠毅公逸事……………一三

一一 祭田橫墓文……………一六

一二 項王廟 虞姬墓……………一七

一三 時規……………一八

一四 盜穴……………一九

一五 蝨蠅傳……………二二

一六 蘇軾詩二首……………二二

一七 世有堂記……………二三

一八 書過善人事……………二五

一九 孟子謂戴不勝章……………二七

二〇 秋懷二首……………二七

二一 淳于髡……………二八

二二 閻丘卬求仕……………二九

一一三	陳氏老傳	三一	三六	與蔣瀛海書	五二
一一四	歸田	三二	三七	原過(王文)	五四
一一五	論相	三三	三八	原過(方文)	五六
一二六	江淮之蜂蟹	三五	三九	戰勝於朝廷	五七
一二七	蜀封溪之猩猩	三六	四〇	新秦郡松樹歌	五九
一二八	神壇狼厄	三六	四一	書高松保郎斷腕事	五九
一二九	夜渡兩關記	三八	四二	醫院中侍疾之童子	六二
一三〇	江上看山	四一	四三	髯參軍傳	七二
一三一	斐律賓百震亨瀑布遊記	四一	四四	大鐵椎傳	七五
一三二	送天台陳庭學序	四五	四五	贈能七倫	七八
一三三	送區册序	四七	四六	核舟	七八
一三四	送徐無黨南歸序	四九	四七	七賢畫序	八〇
一三五	臚日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	五一	四八	祭石曼卿文	八二

現代初中教科書
國文第二冊

一 舍己爲羣

蔡元培

積人而成羣，羣者，所以謀各人公共之利益也。然使羣而危險，非羣中之人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保羣，則羣將亡。故不得已而有舍己爲羣之義務焉。

舍己爲羣之理由有二：一曰，己在羣中，羣亡則己隨之而亡，今舍己以救羣，羣果不亡，己亦未必亡也。即羣不亡而已先不免於亡，亦較之羣己俱亡者爲勝。此有己之見存者也。一曰，立於羣之地位，以觀羣中之一人，其價值必小於衆人所合之羣；犧牲其一而可以濟衆，何憚不爲。一人作如是觀，則得舍己爲羣之一人，人人作如是觀，則得舍己爲羣之衆人。此無己之見存者也。見不同，而舍己爲羣之決心則一。

請以事實證之：一曰從軍。戰爭，罪惡也；然或受野蠻人之攻擊，而爲防禦之戰，則不得已也。例如比之受攻於德，比人奮勇而禦敵，雖死無悔。二曰革命。革命未有不流血者也；然不革命而奴隸於惡政府，則雖生猶死，故不憚流血而爲之。例如法國一七八九年之革命，中國數年來之革命，其事前之鼓吹運動而被拘殺者若干人，臨時奮鬪而死傷者若干人；是皆基於舍己爲羣者也。三曰暗殺。暗殺者，革命之最簡單手段也。殲魁而釋從，懲一以儆百，而流血不過五步。古者如荆軻之刺秦王，近者如蘇斐亞之殺俄帝亞歷山大第二，皆其例也。四曰爲真理犧牲。真理者，和平之發見品也；然或爲教會、君黨若貴族之所忌，則非有舍己爲羣之精神，不敢公言之。例如蘇革拉創新哲學，下獄而被醜，哥白尼爲新天文說，見讎於教皇，巴枯寧道無政府主義而被囚被逐，是也。

其他如試演飛機、探險南北極之類，在今日以爲敢死之事業；雖或由好奇競勝者之所爲，而亦有起於利羣之動機者。得附列之。

(一) 歐洲大戰，德欲假道於比以攻法；比以已爲中立國，各國皆不得行兵其境拒之。德遂攻比，大肆蹂躪。比雖不能敵，終不爲屈。

(二) 法王路易十四在位，專制無道；及路易十六嗣立，平民主張革命，益力。至一七八九年，巴黎起大革命；一七九三年，遂殺國王，改行共和政治。

(三) 荆軻，戰國時人。燕太子丹見六國漸爲秦亡殆盡，乃遣軻入秦刺殺始皇帝，不中，被害。

(四) 蘇斐亞爲俄國虛無黨女執行委員，於一八八一年三月刺殺俄皇亞歷山大第二。

(五) 蘇革拉，一譯蘇格拉底，西紀元前四六九年生，雅典人。爲大哲學家，攻擊諸「以不知爲知」者。卒被陷下獄，服毒而死。

(六) 哥白尼爲波蘭之星學家。一五三〇年，著天體運行論，當時因宗教家反對，不能刊行。哥氏死，始流行於世。

(七) 巴枯寧本俄之貴族。因鼓吹無政府主義下獄，旋又放逐於西伯利亞。

二 志未酬

梁啓超

志未酬！志未酬！問君之志幾時酬。志亦無盡量，酬亦無盡時。

世界進步，靡有止期，吾之希望，亦靡有止期。衆生苦惱不斷如亂絲，吾之悲憫亦不斷如亂絲。

登高山復有高山，出瀛海更有瀛海。任龍騰虎躍以度此百年兮，所成就其能幾許！

雖成少許，不敢自輕。不有少許兮，多許奚自生。但望前途之宏廓而寥遠兮，其孰能無感於余情！

吁嗟乎！男兒志兮天下事，但有進兮不有止。言志已酬便無志。

三 唐睢說秦王

戰國策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小易大，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睢使於秦。

秦王謂唐睢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

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歟？唐雎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雎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雎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蒼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祿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

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喻矣，夫韓魏

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一) 始皇也。 (二) 地兩屬趙魏。 (三) 專諸，吳棠邑人。吳公子光欲爲王，伏甲享王僚，使專諸置七

首炙魚腹中以進；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僚，立死。專諸亦爲左右所殺。光卽位，是爲闔閭。

(四) 聶政，韓軹人。韓卿嚴遂與相韓傀有隙，欲報之；聞政勇敢，奉黃金以聘焉。政乃獨行仗劍刺殺傀。

(五) 要離，吳人。王僚既被弑，子慶忌在衛，有勇力，闔閭使要離往刺之。要離詐以罪亡，令闔閭焚其

妻子，走見慶忌，以劍刺殺之。 (六) 休，吉徵。禳，戾氣。彗星白虹諸兆，在被刺者爲凶，自三子言之，則吉

也。

四 墨子 止楚勿攻宋

戰國策

公輸般 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

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

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

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

請見於王。^①

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②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③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必有竊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④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爲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檉楠豫章，^⑤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與此同類也。」

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一)名翟，魯人仕宋爲大夫。倡「兼愛、尙同」之說，當時流行頗盛，與儒並稱。(二)魯般之號，或作班，魯之巧人也。(三)雲梯之屬。(四)百里一舍也。(五)足抵如繭而層起也。(六)聞其善也。

(七)王指宋王，故言之以諭公輸般也。(八)墨子請公輸般引見楚王也。(九)車之有雕飾者。

(十) 豎使之衣。(十一) 何等人也。(十二) 竊之癖也。(十三) 澤名，在今湖北安陸縣南；本二

澤，雲在江北，夢在江南，方八九百里，後悉爲邑居聚落，因并稱之。(十四) 大木也，似楸。

五 廝養卒說燕

新序

趙地亂，武臣、張耳、陳餘定趙地，立武臣爲趙王，張耳爲相，陳餘爲將軍。趙王問出，爲燕軍所得，燕囚之，欲與三分其地，乃歸王。使者至燕，輒殺之，以固求地。張耳、陳餘患之。

有廝養卒謝其舍中人曰：「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人都皆笑之曰：「使者往十輩死，若何以能得王！」廝養卒曰：「非若所知。」乃洗沐往見張耳、陳餘，遣行見燕王。

燕王問之，對曰：「賤人希見長者，願請一卮酒。」已飲，又問之，復曰：「賤人希見長者，願復請一卮酒。」與之酒。卒曰：「王知臣何欲？」燕王曰：「欲得而王爾。」卒曰：「君知張耳、陳餘何人也？」燕王

曰：「賢人也。」曰：「君知其意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策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爲卿相哉。——夫臣與主豈可同日道哉。顧其勢始定，未敢三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爾。今君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尙易燕，况兩賢王左提右挈，執直義而以責不直之弱燕，滅無日矣。」燕王以爲然，乃遣趙王，養卒爲御而歸；遂得反國，復立爲王，趙卒之謀也。

(一) 陳人陳勝旣起兵，令臣徇，趙臣自號武信君，下趙數十城。至邯鄲，立爲趙王。尋遣李良襲太原，良信秦間，反趙，臣爲邯鄲人所殺。(二) 皆大梁人。餘好儒術，二人爲刎頸交。陳勝兵起，耳餘以兵略趙地，立武臣爲趙王而共事之。臣以餘爲代王。後二人有隙，耳走漢。漢使與韓信擊殺餘，封耳爲趙王。

(三) 武臣使韓廣略燕，廣至燕，燕人因立以爲王。(四) 言其不用兵革，驅策而已也。

六 田贊衣儒衣而見荆王

新序

田贊衣儒衣而見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贊對

曰：「衣又有惡此者。」荆王曰：「可得而聞耶？」對曰：「甲惡於此。」

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熱，衣無惡於甲者矣。」

贊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厚無敵，而好衣人以甲，臣竊爲

大王不取也！意者爲其義耶，甲兵之事，折人之首，剖人之腹，墮人城郭，

係人子女，其名尤甚不榮。意者爲其貴耶，苟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苟

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貴人甚不安。之二者，爲大王無取焉！」荆

王無以應也。

昔衛靈公問陣，孔子言俎豆，賤兵而貴禮也。夫儒服，先王之

服也，而荆王惡之，兵者，國之凶器也，而荆王喜之，所以屈於田贊而危其

國也。故春秋曰：「善爲國者不師。」此之謂也。

(一)名元衛君也。(二)論語衛靈公章：『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七 漁翁

陸游

江頭漁家結茅廬，青山當門畫不如。江煙淡淡雨疎疎，老翁破浪行捕魚。恨渠生來不讀書，江山如此一句無！我亦衰遲慚筆力，共對江山三歎息！

八 原憲居魯

韓詩外傳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

教以爲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裳之麗，憲不忍爲之也。」

子貢逡巡，面有慚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忝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④

（一）魯人，一曰宋人，字子思，亦稱原思。孔子弟子。性狷介。（二）書名，漢時燕人韓嬰所著。每篇以詩

解之，故曰詩外傳。

（三）姓端木，名賜，春秋時衛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一歲。善言語，又善貨殖，七

十子之中，最爲饒益。（四）見詩柏舟篇。

九 龍說

韓愈

龍嘘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

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①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②既曰龍，雲從之矣。

(一) 文喻士欲行其志，在乎得勢。(二) 天地之表也。(三) 追也。(四) 掩也。(五) 不可測也。

(六) 浸也。(七) 漂沒也。(八) 指勢位言。(九) 見易乾卦。

一〇 左忠毅公逸事

方苞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即解貂覆生，爲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

及左公下廠獄，^③史朝夕獄門外，逆關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且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使史

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長鏡，爲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股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眵，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柱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構陷，吾今卽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

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蘄、黃、潛、桐間，史公以鳳
盧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
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更番代。每寒夜起
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
廷，下恐愧吾師也。」

云。上。

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余宗老塗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

(一) 名光斗，字遺直，明安徽桐城人。官至御史。劾逆閹魏忠賢大罪，爲所陷害。

(二) 方苞，父仲舒，字逸巢，以隱君子名。

(三) 字憲之，大興籍，實河南祥符人。崇禎初，登進士，官至兵部尚書。李自成陷北

京，福王立於南京，令督師揚州，以當南北之衝。清兵至，被執不屈死，不獲其屍，揚民謳思，葬其袍笏於郡城梅花嶺。後人稱爲史閣部。諡忠靖。乾隆中，追諡忠正。

(四) 東廠太監所領，有司法上之特許權。

(五) 明思宗年號。

(六) 明末，天下大亂，羣盜蜂起，聚衆擄掠，轉徙靡常，此攻彼竄，謂之流賊。

(七) 流賊之最著者，闖王李自成及張獻忠。獻忠爲延安衛人，與自成同歲生。狡黠驍勁。先據武昌，後自湖南趨蜀，陷成都，稱大西國王；年號大順。所遇屠殺，慘無人理。清兵至，敗死。

(八) 舊蘄州及蘄水縣，今蘄春蘄水縣，屬湖北。

(九) 舊黃州府治，今黃岡縣，屬湖北。

(十) 安徽潛山縣。

(十一) 安徽桐城縣。

(十二) 今安徽鳳陽縣，舊爲府治。

(十三) 今安徽合肥縣，舊廬州府治。

(十四) 明制，每

省有按察使，且析數府爲分巡各道，故有分巡道，兵巡道，兵備道等官。（十五）同宗輩行最高者曰

宗老。塗山其號。按年譜，似卽作者族祖文。

一一 祭田橫墓文

韓愈

貞元^①十二年，九月，愈如東京，^②道出田橫墓下，感橫高義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

「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歔歔而不可禁。余旣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鉞？抑所寶之非賢，^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跽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一）齊之宗族，秦漢之際，嘗自立爲齊王。漢得天下，橫與其徒五百餘人亡入海；高祖恐其爲亂，使赦

橫罪而召之。橫乃與客二人詣洛陽，至尸鄉廐置，遂自剄。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高祖爲之流涕，葬以王禮。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之。其餘海中客聞之，亦皆自剄。(二)韓愈謂裴度知己而從之，然度終不引共天下事，故愈發憤太息，借橫以述意。謂苟能如橫之好士，天下將有賢於五百人者至云。(三)唐德宗年號。(四)一作「愈自東如京」。蓋愈家河陽，而唐都長安，河陽在東，長安在西，愈自河陽入京也。(五)書旅獒「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六)地名，在山東曲阜縣城中。家語謂孔子始教學於闕里。

一一 項王廟 虞姬墓

▲題項王廟

杜牧

勝負兵家事有之，包羞忍辱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

▲虞姬墓

蘇軾

帳下佳人拭淚痕，門前壯士氣如雲。倉皇不負君王意，獨有虞姬

與鄭君^①

(一) 姓項，名籍，字羽，下相人。目重瞳。自江東起兵，與高祖入關破秦，自立爲西楚霸王。後爲高祖敗於垓下，逃至烏江，烏江亭長以舟勸渡，謂「江東地方雖小，事當可爲。」羽慚不肯，自刎而死。(二) 項王之姬。王被漢兵圍垓下，起飲，慷慨作歌，姬和之，因自刎死。(三) 字牧之，唐萬年人。善屬文。性剛直，有奇氣。詩情致豪邁，人號爲小杜，以別於杜甫。(四) 字子瞻。博通經史。以反對王安石新法，屢遭貶黜。嘗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卒，諡文忠。雄於文；又善書畫。參閱前冊題元祐黨碑及黃克強先生哀辭二篇記。(五) 漢臣鄭當時之父。嘗事項王，項王死，屬漢。高祖命項王之臣皆名籍——籍，項王名也。鄭君獨不奉詔，詔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

一三 時規^①

元 結^②

乾元 ① 已亥，漫叟待詔 ② 在長安。 時中行公 ③ 掌制 ④ 在中書，中書有醇酒，時得一醉。

醉中，叟誕曰：「願窮天下鳥獸蟲魚以充殺者之心；願窮天下之醇

耐美色以充欲者之心。」中行公聞之，歎曰：「子何思不盡耶！何不曰願得如九州之地者億萬，分封君臣父子兄弟之爭國者，使人民免賊虐殘酷者乎？何不曰願得布帛錢貨珍寶之物，溢於王者府藏，滿將相權勢之家，使人民免飢寒勞苦者乎？」

叟聞公言，退而書之，授於學者，用爲時規。

(一) 文共五篇，總名五規：一出規；二處規；三戲規；四心規；五時規。

(二) 字次山，唐河南人。天寶進士。

歷官水部員外郎。以親老歸養，著書自娛。別號甚多，文中之漫叟，卽其一也。其爲文，夏夏自異。

(三) 唐肅宗年號。(四) 唐時翰林院爲待詔之所，凡文詞經學之士，下至醫卜技術之流，皆直於別院，以

備宴見。玄宗置翰林待詔，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待詔始爲名號。(五) 未詳。(六) 唐制有中

書舍人，掌制誥之官也。(七) 古分國爲九州，此猶云全國也。

一四 盜穴

天方夜譚

波斯有昆弟二人，兄名克雪，弟曰愛里巴，夙皆窮困。及長，娶婦，姒

有資，娣爲小家女，二人之貧富因不均；兄亦常以此傲弟焉。

一日，愛里巴以三驢入山伐木，忽塵沙滾滾起；據阜遙望，見飛騎一羣，全息而至。心知爲盜，急升木以覘之。則見來者共四十騎，皆彪偉兇悍，佩刀劍，各自馬上取一革囊下。——囊甚重，度中必黃白物。一人狀若盜酋，趨石壁；衆隨之。酋指壁呼曰：「茜沙米速啓！」石立闢，若門戶然；盜衆皆入，石隨闢。久之，復闢，衆魚貫出。酋復呼曰：「茜沙米速閉！」石復闢，渾然壁矣。無何，衆盜紛紛策騎去。

愛里巴見盜去遠，乃下樹，亦趨壁而呼曰：「茜沙米速啓！」石亦闢如前。踞矚之，則爲一穴，頗高敞；穴顛有微隙，光自此入，糧帛金寶之屬，充塞其中。愛驚喜，躍而入；石卽自閉。愛因取金貯囊，盡三驢力所能負者，荷而出穴。復呼「茜沙米速閉！」石又如其言。——蓋人入，石卽闢，必呼之始開；既出，又必呼之始閉也。

愛里巴使三驢分負囊金，蒙薪掩其跡，疾驅以歸。婦驟覩多金，喜極欲狂；欲計其數，乃假斗於伯以量之。克雪疑焉。既訶得其狀，羨且妒，因至弟所脅之曰：「汝金何來？不以實告，當鳴之官！」愛里巴懼，具言取自盜穴；且願以半畀兄。克雪自念：「誠如愛言，我當自取之，所得將遠過於弟。」因亟歸家，驅十驢，負大篋以往。

克雪性貪，既入穴，欲盡得盜物，乃悉舉金帛珍異諸物，移諸穴口。將呼壁使啓，忽忘其語，恍惚憶爲穀物名，試呼「大麥速開！」「小麥速開！」乃皆無效；歷舉諸名，門堅閉如故。不覺皇急，奮力抉撼，氣喘汗流，卒不稍動。俄聞門外蹄聲雜沓，羣盜皆歸。闢門見克，驚且怒，刃交下，立殞；因裂其屍爲四，懸穴口而去……

(一) 文節錄天方夜譚中記瑪奇亞那殺盜事。

(二) 書名，亦曰一千一夜，爲阿拉伯著名說部。所列

故事，雖奇詭變幻，然多諷刺，類寓言。

一五 蝮蠅傳

柳宗元

蝮蠅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叩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

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爲己累也，惟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

一六 蘇軾詩二首

▲ 蝦蟇

睥目知誰瞋，蟠腹空自脹。
慎勿困蜈蚣，飢蛇不汝放。

▲ 蝸牛

腥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回，竟作黏壁枯！

(一) 詩共七首，詠雍秀才畫促織、蝦蟆、螿、蜈蚣、天水牛、蝸虎、蝸牛、鬼蝶七物，此但錄蝦蟆及蝸牛二首。

(二) 左傳宣公二年：「睥其目，瓘其腹。」睥，目出貌；瓘，腹之狀也。又原詩註蛙答龍問己之怒曰：「吾怒則先之以努眼，次之以腹脹。」

(三) 世言蝦蟆、蜈蚣、蛇三物相值，皆不動，彼此畏食云。

一七 世有堂記

歸有光

沈大中以善書名里中，里中人爭客大中。大中往來荆溪，雲陽

富人延之教子；其言楊少師事甚詳。性獨好書，及爲歌詩，意灑然

不俗也。卜築於城東南，取昌黎韓子「辛勤三十年，乃有此屋廬」

之語，名其堂曰世有。夫其視世之捷取巧得，條然而至者，大中不爲

拙耶！其視世之貪多窮取，缺然日有所冀者，大中不爲固耶！嗚呼！彼

徒爲物累者也。天下之物，其可以爲吾有者，皆足以爲累。歎於其未

有而求之，盈於其既有而不饜；夫惟其求之之心生，則不饜之意至。苟

能不至於求也，故當其無有，不知其無有，一旦有之，亦適吾適而已矣；茲其所以能爲有者也。大中之居，本吾從高祖之南園；弘治正德之間，從高祖以富俠雄一時，賓朋雜遝，觴詠其中，蛾眉翠黛，花木掩映，夜深人靜，環溪之間，絃歌相應也。鞠爲草莽幾年矣，最後乃歸於大中。夫有無之際，其孰能知之哉！純甫吳先生雅善大中，爲之請記，予觀斯堂之名，有足慨者，遂爲書之。

(一)江蘇縣名，今併入宜興。

(二)今江蘇丹陽縣。

(三)未詳，殆爲富人之一，官少師而楊姓者也。

(四)韓愈示兒詩；惟原文爲「以有此屋廬。」作文引用成語，固不拘此。

(五)三十年爲一世，世

有，卽韓詩之意也。

(六)名不詳。

(七)明孝宗年號。

(八)明武宗年號。

(九)歸有光高祖名璿，

字文美，好自尊奉，每飯必鳴鼓。其時崑山歸氏極盛，列第相望，賓客過從，飲酒無虛日。其諸昆弟並馳聘英雄，兄弟出，常乘馬，行者爲之避道。文中所言之從高祖，卽其兄弟中之一人也。

一八 書過善人事

薛福成

嘉慶十九年，淮南州縣旱饑。含山濱江之鄉，有銅城閘鎮者，歲比有秋，鄰縣饑民，扶老攜幼，就食者數千人。鄉人大驚，爲闔戶罷市，自門隙矚之。衆無所得食，益洶洶。處士過實圃先生，恐有變，亟出慰之。曰：「諸君饑求食，當謀所以食爾，請與諸父老議之！」

明日，集里中好善者，富出財，貧輸力，自倡巨貲，綢繆經紀，張席隙地以居之。老羸婦孺，計口賦食，備其壯者於四鄉農戶，俾自食其力；寒有襦，病有藥，歿有棺；孕且育者，厚矚之；給以曠壤，課蒔蔬菜，儲水具，警火災。其冬，山鄉得雨，遣丁壯以所得傭值歸而種麥。麥熟，乃各挈婦子歸。歡聲徹衢巷，呼曰：「善人！善人！」由此四方至者，皆知有過善人云。

余同年友竹潭孝廉，先生孫也。光緒五年正月，竹潭手一冊，請余書其事，且述先生訓曰：「吾家僅萬金產，以賑饑，耗其半；次年歲大穰，糶穀獲倍蓰利，遂復其初。人何憚而不爲善哉！」余謂此先生勉子

孫爲善之言耳。若預存獲報之心，則計較得失，必不能破產以求仁；卽勉爲之，而報非可必得，將遂不振人之急乎？彼其時但以活人爲心耳，雖盡耗其產何慮。惟然，故仁術無不周，而澤之被人者宏，卒受天祐，其產可復，而其後必昌；報施之理然也。嗟夫！方饑民索食洵洵，人以引避爲智，相率閉拒，則彼計無復之，勢將剽斂，一鄉被其患，而過氏無獨全之理；先生挺然以一身肩其任，弭變之智，與恤難之仁兼至，究亦無損於其家。故知存計較得失之心者，公與私兩失，去計較得失之心者，公與私兩得。通是義也，雖任天下事可也。

先生諱華，字曙初，號實圃。他行多可述者，非大誼所存，故不著。

(一) 字叔耘，一字庸庵，清江蘇無錫人。爲古文辭有義法。嘗出使英法意比諸國。爭於英廷，設立南洋各島領事。歸升右副都御史而卒。

(二) 清仁宗年號。

(三) 今安徽含山縣。

(四) 明清兩朝，舉人

稱孝廉。竹潭之名不詳。(五) 卽今奪字之意。

一九 孟子謂戴不勝章

孟子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歟？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也。
(一)宋臣也。(二)莊街名；嶽里名也。(三)宋之賢人。(四)言小人衆而君子獨，難成匡君之功也。

二〇 秋懷二首

邵雍

昨日思沃漿，今日思去扇；豈止人戈矛，炎涼自交戰。利害主乎情，

好、尙存乎見；欲人爲善人，必須自爲善！

人老秋更老；山深水復深。高木已就脫；慧禽空好音。筋骸非曩日，道德負初心。賴有餘編在，時時尙可尋。

(一)詩共三十六首，茲錄其二。

二 淳于髡

史記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陳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

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

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

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

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一) 文附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

(二) 書名，漢司馬遷所撰。遷，字子長，夏陽人。十歲，誦古文。仕至太

史令。漢武帝時，以罪受刑，乃納金匱石室之書而作史記。序事辨而不華，質而不俚，人皆稱爲良史材。

(三) 名罈。

二二 閻丘邛求仕

新序

齊有閻丘邛，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閻丘邛曰：「不然，昔有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由此而觀之，邛不肖耳，年不稚矣。」

宣王曰：「未有咫角、駮駒^㉑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顛^㉒而後可用耳。」閻丘卬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驂、騶、騷、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狸，鼬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狸、鼬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㉓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闔、巨闕^㉔，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缺，刺石不銜；使之與管、稟，決日出暎，其便未必能過管、稟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卬何以異哉。」

宣王曰：「善。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卬對曰：「夫雞、豚、謹噉，卽奪鐘、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

故孔子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此之謂也。

(一) 顛頊，黃帝之孫，二十歲卽帝位；此言十二而治天下，當指其參預國事之時。(二) 淮南子高誘

註：「項託七歲，窮難孔子而爲之師；小兒聞之，咸自矜大。」託卽橐，非真爲孔子師，言此童子之言，能

令孔子取爲法戒也。(三) 四角，言角短，指小牛也。驂駒，言小馬，不能獨任其勞，惟在車旁驂駕也。

(四) 華髮，白髮。顛首也；墮顛，意禿首。(五) 方言謂自關以東謂蝙蝠爲服翼。(六) 皆古寶劍名。春

秋時，歐冶子鑄二劍，一曰純鈞，二曰湛盧；湛盧湛湛然黑色，卽辟閭也。巨闕亦鑄於春秋時。(七) 見

詩雨無正篇；原文爲「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二二三 陳氏老傳

陸游

會稽 ● 五雲鄉陳氏老，年近八十，生三子，有孫數人，皆業農。惟力耕致給足，凡兼并之事——抵質賈販以取盈者——一切不爲；耕、桑之外，惟漁、樵、畜牧而已。子孫但略使識字，不許讀書爲士；婚姻悉取農家，非其類，皆拒不與通；室、廬不妄置一椽；器用皆樸實堅壯，不加漆飾；衣惟布襦，取適寒暑之宜；行之四五十年如一日。子孫亦皆化之，無違。

陳氏所居在刺涪山下，地名曰南溪云。

陸子曰：「予嘗悲士之仕者，若苟名位而已，則爲負國，必無負焉，則危身害家，憂其父母，有所不免；耕稼之業，一捨而去之，復其故甚難。予先世本魯墟農家，自祥符間去而仕，今且二百年，窮通顯晦，所不論，竟無一人得歸故業者。室廬、桑麻、果樹、溝池之屬，悉已蕪沒；族黨散徙四方，蓋有不知所之者。過魯墟，未嘗不太息興懷，至於流涕也。聞陳氏事，因爲述其梗概傳之，庶觀者有感焉！」

（一）縣名，明清時與山陰並爲浙江紹興府治，今廢爲紹興縣。

（二）宋眞宗有大中祥符年號。

一四 歸田

白居易

人生何所欲？所欲惟兩端：中人愛富貴，高士慕神仙。神仙須有籍；

富貴亦在天。莫戀長安道，莫尋方丈山。西京塵浩浩，東

海浪漫漫。金門不可入，琪樹何由攀。不如歸山下，如法種春

田。

- (一) 詩共三首，茲錄其一；歷言富貴神仙之不易致，而以歸田爲結。
- (二) 唐下邳人，字樂天，晚年以刑部尚書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自稱香山居士。爲文精切，尤工詩，平易近人，老嫗都能解。
- (三) 神仙籍，乃仙人之名籍。雲笈七籤有「名上仙籍」之句。
- (四)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見論語。
- (五) 本古都城，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北，今因稱陝西省治爲長安；而古凡天子所都，亦稱爲長安。
- (六) 渤海中有三神山，蓬萊、方丈、瀛洲也；皆仙人所居。見史記。
- (七) 漢都洛陽，稱長安爲西京，唐時亦稱長安爲西京。
- (八) 亦指仙人之居處言。
- (九) 又稱金馬門，漢未央宮前有銅馬，故名。亦指富貴所自出也。
- (十) 仙境之樹。

二五 論相

杜牧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爲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輩數人，亦言當爲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通爲后，凡

二十餘年間，^①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間，^②男女族屬，殺滅殆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爲八柱國，^③公侯相襲久矣。且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爲呂氏之福耶，爲禍耶？一男子爲楊氏之禍耶，爲福耶？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爲呂氏楊氏之禍。」乃可爲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爲，况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④因感呂氏楊氏，知卿爲大儒矣。

(一) 呂公，秦時人，善相；有女名雉，公常奇其貌，欲與貴人。及見高祖，知其不凡，因許與之。高祖爲帝，遂立爲后。季，高祖字也。

(二) 漢高祖崩，惠帝立，惠帝崩，呂后遂秉政，悉封諸呂爲王。

(三) 姓楊，名堅，

篡北周自立，改國號曰隋。廟號高祖，諡曰文。

(四) 來和王相術；見文帝曰：「公當王有四海。」

(五)

漢高祖在位十二年，惠帝七年，呂后稱制八年，共二十七年。

(六) 連隋恭帝一年，則爲三十七年，文

蓋指隋文帝在位二十四年及煬帝十二年而言也。

(七) 柱國之官，起於戰國，楚之寵官也；後北魏

置此官，北周增置上柱國；隋唐至明均以上柱國爲勳官之最尊者，柱國次之。西魏文帝朝，任柱國者凡八人，一時稱爲八柱國；然無楊氏，惟八柱國後十二大將軍中，有文帝父開國公楊忠名。文蓋極言其先代之貴顯，不加深究耳。（八）荀子篇名。

二六 江淮之蜂蟹

姚 鎔

淮北蜂毒，尾能殺人；江南蟹雄，螫堪敵虎。然取蜂兒者，不論斗而捕蟹者，未聞血指也。

蜂窟於土或木石。人蹤跡得其處，則夜持烈炬臨之；蜂空羣赴燄，盡殫；然後連房剝取。蟹處蒲葦間。一燈水滸，莫不郭索而來；悉可俯拾。

惟知趨炎而不安其所，其殞也固宜！

（一）字幹父，號秋圃，宋時人。爲合沙老儒。著述不苟，嘗作三說，本篇與下篇皆其中之一說，餘一說名福之馬嘉魚。（二）蜂之尾刺有毒，螫人則肌膚紅腫。（三）續博物志：「螭蚌大者，力能與虎鬪，取

之不戒，螫能剪殺人。」螭蟬，一名蟬，蟹類，產海濱泥沙中；閩中稱爲青蟹。(四)蟹行貌。

二七 蜀封溪之猩猩

姚 鎔

猩猩，人面，能言笑，出蜀封溪山；或曰交趾。血以赭，麪色終始不渝。嗜酒，喜屐，人以所嗜陳野外而聯絡之，伏伺其旁；猩猩見之，知爲餌，遂斥詈其人姓名，若祖父姓名，且相戒毋墮奴輩計中，攜儔唾罵而去。去後復顧，因相謂曰：「盍試嘗之！」既而染指知味，則冥然忘夙戒，相與沾濡徑醉，相喜笑，取屐加足，伏發，往往顛連頓仆，掩羣無遺。嗚呼！明知而明犯之，其愚又益甚矣！

(一)地名。唐堯南撫交趾，則係指五嶺以南一帶之地而言；及漢置交趾郡，始專指今安南北部之東

京州。

二八 神壇狼厄

環瀛誌險

白魯斯者，特落彌士。軋利亞村之祭師也。距村二里，有小教院，

白亦兼司其事。小教院在山巔。一日大雪，天漸冥，白在院中，拭神壇，剪燭神座，更注油於燈。忽覺一物自後至，回顧，則一巨狼，睜目露齒，方作勢欲撲。不覺大驚，欲呼援，以地僻野，呼亦無濟；急以所持油罐投狼首。罐碎，狼未傷；然以此稍止。

白乘機馳上神壇，堅握馬利亞像。復見二狼，一與前狼等，一略小，皆立廡下，目閃鑠相向。前狼衝向白，白出小刀剝其頭，狼大吼，退歸其侶。旋皆徐步近壇。白以一足踏神幕，一足倚神壇大燭座而立。忽以神座像架過關，手不能堅持而下墜；墜適當諸狼間，意謂無生望矣，乃狼反驚逸出院。白急起趨壇左議教室，欲入室下鍵，屏狼於外；顧室門堅閉，猝不得啓，而諸狼已復入院，闊步而至。白不得已，又走向神壇；行急，經油漬之壇石，滑而顛。自期必死，幸身觸教徒鐘，鐘下撞平石，大鳴，狼驚駭未前；白因得登壇。

無何，狼皆怒目趨壇，欲登。時白之小刀已失去，念徒手何以自衛；瞥見鐵製之燭座，急取其一奮擊之，殪其一狼，餘二狼踉蹌退。白心大慰；私冀狼若出院，則脫險矣。顧二狼絕無去意，潛躑躅壇旁，欲俟機而逞。白知與狼久持非計，欲以燭座下搏之，則恐一人敵二狼，難操勝算。忽憶野獸懾火光，因解袍下，探袍囊，取拭燈布縛其上，以火燃之；一手執袍，一手持燭座，大呼下壇。狼大駭，衝門逸去。白乃急閉院門返。至壇前，見死狼，未敢近，舉燭座力捶之，俯視，腦汁已塗地矣。

(一) 說部書名，奧國維也納愛孫孟所著。

(二) 匈牙利地名。

(三) 耶穌之母。

二九 夜渡兩關記

程敏政

予謁告南歸，以成化戊戌冬十月十六日，過大槍嶺，抵大柳樹驛。時日過午矣，不欲但已，問驛吏，吏給言「須晚尚可及滁州」。上馬行三十里，稍稍聞從者言：「前有清流關，多虎。」心識之。

抵關，已昏黑，退無所止，卽遣人驅山下郵卒，挾銅鉦束燎以行。山口兩峯夾峙，高數百尋，仰視不極，石棧嶇嶮，悉下馬累肩而上。仍相約「有警卽前後呼譟爲應。」適有大星光煜煜自東西流，寒風暴起，束燎皆滅，四山草木，蕭颯有聲。由是人人自危，相呼譟不已。銅鉦鬩發，山谷響動。行六七里，及山頂，忽見月出如爛銀盤，照耀無際，始舉手相慶；然下山猶心悸不能定者久之。予計此關乃趙點檢破南唐擒其二將處；茲遊雖險而奇，當爲平生絕冠。夜二鼓，抵滁陽。

十七日午，過全椒，趨和州，自幸脫險卽夷，無復置慮。行四十里，渡後河，見兩山隱隱，問從者云：「當陟此，乃至和州香淋院。」已而日冉冉過峯後，馬入山嘴，巒岫迴合，桑田秩秩，凡數村，儼若武陵。仇池。方以爲喜。旣莫，入益深，山益多，草木塞道，杳不知其所窮，始大駭汗。過野廟，遇老叟，問此爲何山，曰：「古昭關也。」去香淋

院尚三十里餘，宜急行。前山有火起者，乃烈原以驅虎也。」

時銅鉦束燎，皆不及備。傍山涉礪，怪石如林，馬爲之辟易。衆以爲伏虎，卻顧反走，顛仆枕藉，呼聲甚微，雖強之大譟，不能也。良久乃起。循嶺以行，諦視崖塹，深不可測，澗水潺潺，與風疾徐。仰見星斗滿天，自分不可免；且念伍員昔嘗厄於此關，豈惡地固應爾耶？

盡二鼓，抵香淋院，燈下恍然自失，如更生者……

(一) 字克勤，明河間人。學問該博，舉成化進士，官終禮部侍郎。(二) 乞假也。(三) 明憲宗年號。

(四) 在今滁縣西六十里。(五) 在滁縣西北六十里。(六) 今名滁縣，屬安徽淮泗道。(七) 在滁

縣西北二十五里。(八) 宋太祖趙匡胤，先仕後周爲殿前都檢點。(九) 五代時十國之一，有今江

蘇安徽之淮南，福建江西及廣西北部；都南京。(十) 南唐二將皇甫暉、姚鳳，率衆號十五萬，塞清流

關，宋太祖擊走之。二將請成列以決勝負，太祖笑許之。旣戰，手刃暉，中其腦，并擒鳳。(十一) 驛名，在

今縣城南門外。(十二) 縣名，今屬安徽淮泗道。(十三) 今爲和縣，屬安徽安慶道。(十四) 今湖

南常德縣陶潛桃花源記武陵漁人誤入桃源文卽指此 (十五) 山名在今甘肅成縣西其上有池
方百頃，旁平地二十餘里，四面斗絕而高，爲羊腸盤道三十六回而上。 (十六) 在今安徽含山縣北，

春秋時爲吳楚之界，因山以爲關。 (十七) 退避之意。史記項羽本紀「辟易」注：言開張更易舊處也。

(十八) 字子胥，春秋時楚人。楚平王殺其父兄，員奔吳，至此，幾不得脫。

三〇 江上看山

蘇軾

船上看山如走馬，倏忽過去數百羣。前山槎牙忽變態，後嶺雜
遯如驚奔。仰看微徑斜繚繞，上有行人高縹緲。舟中舉手欲與言，孤
帆南去如飛鳥。

(一) 山聳削之貌。

三一 斐律賓 ● 百震亨瀑布遊記

蔣維喬

斐律賓有著名之瀑布，在百震亨，其地距馬尼拉 ● 九十五英里，有
鐵道可通。余於民國六年二月，偕考察教育諸君赴露思班諾斯 ● 參

觀大學農林科；其地距百震亨祇十五英里，因欲往遊。同人中多畏其險，不願往，獨黃君任之。毅然決去，傅君煥光，林科之留學生也，亦願從；乃克成行。遂宿於露思班諾斯。

明日黎明，乘汽車遄行。歷二小時餘，至焉。百震亨雖一小鎮，然

街衢平坦，市肆整潔；據黃君任之言，酷似南美洲也。自車站行不半里，

至河畔，雇獨木舟。舟土名龐扛，剝木爲之，兩端尖，較我國南方之腳划

船，尙小一倍；中置兩摺竹榻，僅可坐客一人；舟子二人，一坐船首，一坐

船尾，前後划槳。余等三人，各乘其一。將行時，舟子云：「必須先至客

店租賃雨衣帽及鞋；否則中途衣履必盡溼。」余等未之深信，漫應之

曰：「一行矣！卽溼何妨。」遂解維。

自百震亨河下游溯莫隔達比河東南行，少頃，卽遇險灘，水湧如沸，

舟人入水推輓其舟而過；浪花濺入，衣爲之溼，始信舟子之言非虛也。

一灘甫過，而第二灘復至，水益沸，浪益湧；於是乃解去外衣褲，摺置提包中，祇餘裏衣褲，與波浪肉薄。然一路兩峽壁立，愈轉愈深；樹木倒懸其間，作濃綠色；鳴鳥上下，如迎異客；河水紆迴，皆碧色。險灘則礁石矗立，小者如拳如斧，大者如牛如象，水激其間，悉化泡沫，作白色；令人優美之情，壯美之情，一時交迸，至足樂也！

所過險灘凡七，愈上愈險，而景亦益奇。最險之灘，礁石益多，而巨水皆作旋渦；余等則登岸，履亂石間，蒼苔極滑，幾不能舉步；迨舟人放空舟渡灘，則悉棄衣履於石畔，再登舟。如此渡七灘後，而第一瀑布突現眼前矣。

瀑勢自峭壁懸空而下，砰轟之聲，可聞數里；頗似雁蕩之大龍湫，而奇險則過之。觀玩既久，並以手鏡攝影。乃促舟子前進，欲窮第二瀑之勝；舟子不許，謂第二瀑非至三月水淺時不能上。余等再三強之，

則云：「昔有美國人，亦因不諳地勢，頑強自恃，必欲觀第二瀑，逆流而上，人與舟俱碎於旋渦中。」意其以危詞恐駭也，則告之曰：「余等好奇，非畏死者。」舟子皆曰：「君等不畏死，吾儕不能不愛其生命，焉能從！卒無如何，乃返。」

返時順流而下，行駛絕迅，過灘不必推輓，趁水勢渡亂礁間，若行所無事；而舟之兩舷，駭浪拍入，則較來時益甚，周身如沐，可謂淋漓盡致。至來時解衣處，取衣而不能著也。

險灘既過，放棹中流，傳君與舟子閒談，則皆畢業於小學者……歸時一路爲炎日所逼，溼衣亦乾。十二時半，抵岸……

(一) 太平洋中羣島名。舊屬西班牙，今屬美國。(二) 字竹莊，今江蘇武進人。(三) 斐律賓羣島中

呂宋島之都會。(四) 馬尼拉村名。(五) 名炎培，今江蘇川沙人。(六) 船甚小，行甚速，可以足蕩

槳，故名。(七) 雁蕩山中之瀑布名。

三二 送天台陳庭學序

宋 濂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然去中州萬里，陸有劍閣棧道之險，水有瞿唐灩澦之虞；跨馬行，則竹間山高者，累旬日不見其巔際，臨上而俯視，絕壑萬仞，杳莫測其所窮，肝膽爲之掉栗；水行則江石悍利，波惡渦詭，舟一失勢，尺寸輒糜碎土沉，下飽魚鼈。其難至如此。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遊；非材有文者，縱遊無所得；非壯強者，多老死於其地。嗜奇之士恨焉。

天台陳君庭學，能爲詩。由中書左司掾，屢從大將北征，有勞，擢

四川都指揮司照磨。由水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揚子雲司

馬相如諸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傑戰攻駐守之跡，詩人文士遊眺

飲射賦詠歌呼之所，庭學無不歷覽。既覽，必發爲詩，以紀其景物時世

之變；於是其詩益工。越三年，以例自免歸，會予於京師，其氣愈充，其語

愈壯，其志意愈高，蓋得於山水之助者侈矣。予甚自愧！方予少時，嘗有志於出遊天下，顧以學未成而不暇；及年壯可出，而四方兵起，無所投足；逮今聖主興而宇內定，極海之際，合爲一家，而予齒益加耄矣；欲如庭學之遊，尙可得乎！然吾聞古之賢士，若顏回、原憲，皆坐守陋室，蓬蒿沒戶，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於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無有出於山水之外者乎？庭學其試歸而求焉！苟有所得，則以告予，予將不一愧而已也。

(一)縣名，舊屬浙江台州府，今屬浙江會稽道。(二)俗稱河南省，謂其居天下之中也；此則意指當

國之中。(三)四川劍閣縣北，有大劍山與小劍山，二山相連，道絕險阻；諸葛武侯相蜀，鑿石架空以

通道，是爲劍閣。(四)險絕之處，傍山架木以通道路者曰棧道，在陝西褒城縣北，接鳳縣東北；統名

連雲棧。(五)瞿唐，峽名，在四川奉節縣東十三里；兩崖對峙，中貫一江，爲全蜀江路之門戶。灩澦，爲

碎石所積成堆，正當瞿唐峽口，冬出水二十餘丈，夏則沒；舟至瞿唐，必一舟先入數里，後舟方發，因水

勢怒激，恐猝相撞擊也。(六)明有內閣中書及中書科中書之官，中書左司掾，則中書之佐貳官也。

(七)都指揮司掌步騎諸指揮之名籍，照磨則爲其主管文件之官也。(八)名雄，漢時成都人。學

不爲章句訓詁，博覽無所不見。著有太玄、方言、法言等書。(九)字長卿，漢成都人。工文詞。武帝時爲

郎後病免。(十)諸葛亮，字孔明，蜀漢陽都人。有王佐才。輔先主入蜀，與魏吳三分天下。先主歿，相後

主志復漢室，累與魏戰，以疾卒於軍。(十一)指明太祖。(十二)字子淵，春秋時魯人。爲孔子弟子；

孔氏弟子甚多，回貧而好學，稱最賢。年二十九，髮已盡白，三十二而卒；孔子哭之慟。後世稱爲復聖。

三三 送區冊序

韓愈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邱陵之險，虎豹之虞；水有江流悍急，

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

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烏言夷面，始至，言說

不相通，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

所爲而至。

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三) 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四)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貧賤也。歲之初吉，^(五)歸覲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一) 讀如歐，春秋時鑄劍人歐冶子之後。

(二) 縣名，清屬廣東連州，今屬廣東嶺南道。

(三) 皆縣

令之佐治官。尉有典獄或捕盜之責。

(四) 讀去聲。

(五) 唐德宗貞元二十年，愈以上疏極論宮市，

貶爲陽山令。

(六) 戰國時楚蒙人。嘗爲蒙漆園吏。於學無所不窺。楚屢欲與以重位，周皆辭焉。於是

著書十餘萬言，號爲莊子。與老子李耳並爲道家之祖。

(七) 莊子徐無鬼篇：「夫逃虛空者，藜藿柱

乎黽黽之逕，跟位其空，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逃，一作巡。虛空，故懷家處爲空虛也。柱，塞也。跟同良，

良人，謂巡虛者也。位其空，謂處虛空之間也。蹙然，喜貌；一說，行人之聲。

(八) 貞元二十一年正月也。

三四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修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

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

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一)字孟堅，後漢安陵人。父彪，才高，好述作，嘗採前史遺事，旁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以繼史記。太初以後之闕。——太初者，漢武年號，司馬遷作史記，至此而止。——彪卒，固爲續之，積思二十餘年，功猶

未就，以罪死獄中；妹昭踵成之。即現行之前漢書是也。(二)史志彙錄當時所存典籍名於一編者，

謂之藝文志。班固始依劉歆七略爲之。——七略者，漢成帝以孝武時秘府藏書頗散失，使求遺書於

天下，詔劉向等檢校之；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聞。向卒，哀帝使其子歆卒其業；歆乃總括羣篇，著爲七略：曰輯略；曰六藝略；曰諸子略；曰詩賦略；曰兵書略；曰術數略；曰方技略。爲目錄之祖。固刪其浮冗，取其指要，彙成一編，名藝文志，列爲漢書八志之一。其後各史及志乘，遂多有藝文志。

(二) 唐玄宗於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列經、子、史、集四庫。自後書目皆以經、史、子、集爲四部。

(四) 縣名，今屬浙江金華道。

(五) 官署名，昔以掌禮秩及學校貢舉之法。

三五 臘日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 ● 蘇軾

天欲雪，雲滿湖，樓臺明滅山有無。水清石出魚可數，林深無人鳥自呼。臘日不歸對妻孥，名尋道人實自娛。道人之居在何許？寶雲山●前路盤紆。孤山孤絕誰肯廬，道人有道山不孤。紙窗竹屋深自暖，擁褐坐睡依團蒲。●天寒路遠愁僕夫，整駕催歸及未晡。出山迴望雲木合，但見野鶻盤浮圖。茲遊淡泊歡有餘，到家恍如夢蘧蘧。●作詩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後難摹。

(一)此詩係宋神宗熙寧五年在杭州作。

(二)宋太祖乾德二年，吳越錢氏建有寶雲寺，寺有寶雲

庵山，在孤山之北。

(三)卽蒲園。

(四)莊子齊物篇：「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俄而覺，則蘧蘧然

周也。」

三六 與蔣瀛海書

羅澤南

瀛海足下：

茗洲自書院歸，言「足下近與諸友齟齬，忽逞怒氣；悔

悟之餘，欲得吾一言以相警。」可見足下悔過之速，而有喜聞過之

誠，幸甚！幸甚！今意昨日之事，大約非一朝一夕之故，不平之意，久蓄於

中，偶爾觸動，遂一發而不可禁；不知吾人持身涉世，亦惟求己之不是而

已，不必計人之不是也。求己之不是者，日用酬酢，必自立於無過之地，

一言非法，不啻芒刺之在背，^①一行未善，不啻嘉石^②之自陳，憂懼惕厲，

以保无咎；自檢點之不暇，何暇檢點他人。若惟以計人之不是爲心，此

心祇見人之不是，不知人亦有是矣，此心惟欲攻人之不是，不知此攻人

之一心，先已自蹈於不是矣。始猶欲以己之是，責人之不是，繼則渾忘己之不是，而惟索人之不是；始則猶以人之不是爲不是，繼則直以人之是爲不是，以掩覆乎己之不是；是與不是，遂顛倒於吾之一心而不可以復辨。操是術以往，處鄉鄰則結怨於鄉鄰，處朋友則結怨於朋友，甚至父兄師長之前，亦將絜長論短，負氣不肯相下；小則招尤，大則取禍，皆有此見人之不是之心，以至於此極耳。夫人之所以充乎一身者，氣也，能宰制此氣者，理也；人之於氣，惟時以理御之，則可成爲德義之勇，足以勝天下之大任；否則爲客氣，爲暴氣，爲戾氣，如無羈之馬，如無輻之牛，奔走觸鬪而不可以復制；天壤間以氣壞事者最多，非氣之爲害，由無禮義制之故也。足下天姿強健，英氣勃勃，充其才力，似亦可以有爲。伏惟平時讀書窮理，以理義澆灌心胸，取古人「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之道，鞭策己之身心，以調和其血氣。臨時又痛自省察之，剪落之，人是矣，而我

不是，不是在我，於人何尤；我是矣，而人不是，不是在人，於人何校。順乎道理，抑其躁戾，庶心平氣和，行事不至有失，且剛大自養，足以配道義而無餒矣。余少時好逞氣，不惟行事多錯，至今胸脅間常有肝氣作痛；足下自當以我爲戒！宿雨初收，天氣清和，此際正好平心讀書，以觀義理之所在，其勿以區區微嫌蒂芥於胸中也。惟足下釋之！

(一) 字仲岳，號羅山，清湖南湘鄉人。少篤志正學，好性理書。洪楊兵起，犯湖南，澤南以廩生率鄉勇與戰，所向皆捷；積功官至布政使。後與賊戰，中礮卒。諡忠節。

(二) 孟子公孫丑章：「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三) 漢霍光廢昌邑王賀，立宣帝，始謁廟，光驂乘，帝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見漢書霍光傳。

(四) 文石也。古者立之外朝，爲大司寇聽訟時，訴訟人所立處。周禮秋官：「以嘉石平罷民。」注：「欲使罷民思其文理以改悔也。」

(五) 孟子公孫丑章：「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三七 原過

王安石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鬪、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

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①孔子曰「勿憚改過」，^②揚雄貴遷^③，善皆是術也。

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如若性之爲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一)陵，突犯。歷，侵越。鬪，撞擊。蝕，日月食。皆星變之象。

(二)崩，倒。弛，坍。指山言。竭，塞。指水言。

(三)思

庸，念常道也。太甲，商代之君，初立，不明居喪之禮，其臣伊尹放之桐，使之思過；三年，復其位，以其能改

過思庸也。

(四)論語學而章：

『子曰：「……過則勿憚改。」』

(五)法言學行篇：「……是以君子貴

遷善，遷善也者，聖人之徒歟！」

(六)行，去聲。五行，人之五種行爲也。禮鄉飲酒義：「貴賤明，隆殺辨，

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可以正身安國矣。」

三八 原過

方苞

君子之過，值人事之變而無以自解免者十之七，觀理而不審者十之三；衆人之過，無心而蹈之者十之三，自知而不能勝其欲者十之七。故君子之過，誠所謂過也，蓋仁義之過中者爾；衆人之過，非所謂過也，其惡之小者爾。上乎君子而爲聖人者，其得過也，必以人事之變，觀理而不審者則鮮矣；下乎衆人而爲小人者，皆不勝其欲而動於惡，其無心而蹈之者亦鮮矣；衆人之於大惡，常畏而不敢爲，而小者則不勝其欲而姑自恕焉。聖賢視過之小，猶衆人視惡之大也，故凜然而不敢犯；小人視惡之大，猶衆人視過之小也，故悍然而不能顧。服物之初御也，嘗恐其

汚且毀也，既汚且毀，則不復惜之矣；苟以細故自恕而輕蹈之，則不至於大惡不止。故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孔子以爲非孝；微矣哉！亦危矣哉！

（一）禮祭義：「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三九 戰勝於朝廷

戰國策

鄒忌修八尺有餘，而形貌昷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且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

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

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閒進；^①朞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②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

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一)坐朝廷之上，諸國自來朝貢，不待兵也。(二)讀若逸日側也；故有光豔之意。(三)明日也。

(四)同熟。(五)親也。(六)田齊桓公子，名嬰齊。(七)進諫者有暇隙也。

四〇

新秦郡 ● 松樹歌

王維 ●

青青山上松，數里不見今更逢。不見君，心相憶，此心向君君應識。爲君顏色高且閑，亭亭迴出浮雲間。

(一)唐時關內道有麟州新秦郡，開元十二年，析勝州之連谷銀城置；十四年廢。天寶元年復置之。

(二)字摩詰，唐祁人。九歲，知屬辭。舉開元進士，歷官尚書右丞，世稱王右丞。工草、隸，善詩、畫，名盛一時。

四一 書高松保郎斷腕事

黎庶昌

高松保郎者，本名義智，江戶人也。江戶初爲大將軍。治所，明治維新，改號東京，故今爲東京人。保郎喜任俠，能傾血性救人，嘗慕魯朱家。軹郭解，一流之爲人也。少時，與某藩士人某某氏善。士人者，豪傑士也，識保郎於疇衆中，遇待殊厚，以族人女山內千代妻保郎；二人者之與遊，相得甚親，又要約爲父子也。士人者一旦觸某藩侯怒，事莫解，無人敢居間。當是時，藩法嚴而獄甚急，非自殺不得明；於是保郎慷慨矢誓曰：「此吾報知己之日也，吾聞古有藉軀報仇者，今將

斷吾腕以白某某氏之冤，不猶愈乎？」

乃往見醫士岡君明鄉說狀。岡君曰：「異哉，子之爲也！吾閱世

久矣，見有刎頸而死者矣，有剖腹而死者矣，從未聞自殘其支體以解他人之厄者。且以子之所爲，斷腕而求余治，是猶子放火而使余滅之也；雖謂之愚可也。」保郎曰：「不然，吾之所爲，非以爲名高而立然諾也，亦非有所利於其間也，然而且爲之，何也？夫人有不白之罪，而坐視其死，不仁；與人共肺腑，臨難胡越，棄之，非義；知有可救之道而怯懦不爲，無勇；是三者，皆豪俠之所恥也。吾之爲此，欲以愧天下之儒言而蹠行^①者。」岡君曰：「善！既如是，任自爲之。」

保郎於是拔刀斷其左腕，血淋漓，盛以錦函，使人馳報之。某藩侯曰：「保郎再拜獻腕，藩侯閣下，謹以贖某某氏之罪；閣下幸加憐而垂察焉，保郎死，骨不腐矣。」某藩侯大驚，亦心義保郎所爲也，乃謝其使者，卒

赦士人，得不死。而保郎亦以治痊。

列藩士聞之，皆曰：「保郎，奇男子也！行雖不軌於正，然絕一腕以存骨肉之交，使其處君臣父子間，脫遇不幸，殺身以成仁，固優爲之矣。」

……

(一)日本維新以前，大將軍權勢最盛，天皇擁虛位而已；至睦仁嗣位，政權始歸天皇。(二)日本睦

仁天皇年號。(三)日本舊都西京，明治元年七月，改稱江戶曰東京而遷都焉。(四)朱家，魯人以

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漢高祖購求季布千金，朱家匿之而免；後布遇赦貴顯，朱家終身不見之也。

(五)郭解，漢軹人，字翁伯。喜爲俠，人爭附之。有詆解者，客爲殺之，而解不知；漢相公孫弘以解之不知，尤甚於知，遂族誅之。漢游俠自魯朱家後，首推解。(六)某藩猶言某國；蓋日本故爲封建國，當其

盛時，諸侯凡二百六十餘，國主稱藩侯；明治變政，始廢藩爲縣。(七)從中排解也。(八)藉同藉，借

也。史記郭解傳：「以軀借友報仇。」(九)胡北越南，相去極遠，喻其漠不相關也。(十)本黃帝時

大盜名；春秋時，魯展禽之弟，亦爲大盜，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世因稱爲盜跖。(十一)論語衛靈公

章；「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四二 醫院中侍疾之童子

馨兒就學記

數年前，在四月中旬，天氣輕暖薄寒之時，細雨微風，萬綠如障重幕，上海一醫院內，忽來一年可十一二作田舍服之兒童。童背荷巨囊，爲雨所濡，衣襦盡濕；顧其貌殊端麗，兩頰紅如林檎，雙瞳如秋水；蓋一極可愛憐之童子也。童子爲蘇屬之黎里鎮人，爲省其父，從鄉間來。其父則五年前行商於南洋羣島，近方歸國；一至上海，遽觸時癘，遂入此病院焉。

方入病院之初，其恙甚微，故致書其家人，但言「已安抵上海，惟身體稍有不慊，以是養痾病院中，少間，卽當歸也。」其妻得此家報，亟欲至上海，一加慰問；顧家貧，已乃就雇於人，爲人飼蠶，此數日中爲最要之時間，未能分身而出。此兒方十一齡，奮起欲代母行；母以其年穉，頗躊

蹠兒則自謂「我壯健逾成人」也。

既至病院，看護婦即問曰：「而翁誰也？」童子曰：「五日前有自

南洋歸來入此病院者乎？此即我父也。」看護婦曰：「小友！此間南洋

歸來之病人，不下三十餘人矣。」童子曰：「我父陳姓也。」看護婦

俯首沉思曰：「有之，有之，在三號室。」童子曰：「我父病劇乎？」看

護婦不答曰：「孺子！我引汝往觀而父也。」

二人登樓，至右首一病室，室宏而敞，中置病榻十四五，作二列。童

子左右望，見病者陳陳然，均枯瘠如腊，面作灰白色；且以病者怯光，窗被

綠布，陰氣森然；蓋室中固較廊下爲闇也。引此童子之看護婦，指室北

一榻曰：「此非若父乎？」蓋自南洋歸來之陳姓，而於五日以前來院者

也。」童子一見此病者，痛淚直沿兩頰而下；亟置所荷巨囊於地上，踞

伏榻前，微呼曰：「阿父！兒來矣。」病者不動，狀如殭蠅。童子乃起立

相此病人之面，自念「五六年前，吾父別鄉井而遠適異國，風貌尙堪記憶，今面龐瘦削，鬚髮咸似草上之霜，臉上多皺痕，兩目亦枯槁無光，初不復有一絲存舊日形容矣；詎以歷年辛苦，乃成此狀乎？」此時病者微啓其眸，見此童子依依病榻之前，仍瞑目勿語；蓋其病體綿綴，殊不勝憊也。童子復引老人之腕曰：「阿父！兒在此。兒得父書，今日乃來；吾母以蠶忙，未克分身也。嗟夫！父乎！胡以一病至此！今日亦知兒在此省父乎？何以默不一語也？」老人似聞此童子言者，顧仍直視此童子，搖首不語；少選，眼又闔矣。童子緊握老人之手曰：「吾父省我乎？我安吉也。」老人不能動，呼吸愈促，熱極而嚙，言語不能辨。安吉倚此病榻，時時端相老人之顏，心惴惴然，念「此實風中燭耳，脫有不諱，吾母子其何以堪；蓋自數年以來，吾母強健非昔，其何以聞此惡消息者；矧尙有弱弟、孤妹，何能度此歲月耶？」此童子萬愁填咽，莫可訴語。

忽背後有人聲，則看護婦一人方趨前也。童子掬悲容於面曰：「吾父病其少瘥乎？何噤不能聲也？」看護婦曰：「是而翁耶？」童子曰：「然。惟四五年不見，面龐消瘦，大不類我父矣。」看護婦曰：「孺子少靜！若不見院長來乎？」已而院長入病室，後隨一醫生，與三數看護婦。院長年近五十許，身頎而碩，堂堂一丰采嚴整之人也。歷診病者之脈，出語若甚溫婉。既乃無言，立至門口，噓氣作聲。顧見安吉嚶嚶啜泣，乃曰：「此孺子誰也？」看護婦曰：「是病者之兒也；今日方自鄉間來耳。」院長曰：「此病者昨夜未增劇，惟熱未退耳。」乃復進而診此老人之脈，微微點首。安吉乃曳院長之袖，震顫而言曰：「我父之病，可望早日就痊歟？」院長曰：「孺子！若勿焦慮，而父苦熱不能退耳；苟能退熱，心地自爾清涼，即亦識汝，且亦不致噤不能聲也。」安吉曰：「敢問院長，不審以何時吾父乃能省我？」院長曰：「試觀明日

如何。」言已，院長自去。

此時安吉永日永夕均坐老人病榻之旁，聲息畧動，應時而起，極盡看護之力。蓋爾時留心病叟，殊無第二人如安吉者，雖病氣穢惡，而安吉以父故，甘之如飴，又頻頻爲拭額上之汗，竊駭老父衰憊之速，何一至於此。老人雖昏瞶，然有時張目四矚，見有童子在側，則狀若驚喜，似有笑容發自肝鬲者；旋又瞑目安眠矣。

安吉是夜卽踰臥病父之旁，顧思慮既深，亦不能成寐。天未明而起，審此病叟，似較昨日爲有起色。老人脣微動，似有所言；顧音響甚低，不能辨析。安吉乃擎杯於手，力挽老人之頸以進藥。老人且不飲藥，直視安吉作微笑。安吉曰：「父識兒乎？」老人微頷其首。安吉念病父畧蘇，且勿以他事縈其心曲，俾得靜臥；而老人喃喃然似有所言，惟聆之不甚親切，第見其脣吻翕張耳。

如是者二日，乃至三日四日，病雖不減，亦不見增；安吉亦不類前此之焦竦。至第五日而病情乃一變，狀殊不佳；安吉盡其心力以看護，而胸中則悲楚弗能勝。至於日午，陽光穿窗而入，直射老人面，老人熱極而喘；安吉乃癡然如木人，終日未進餐，亦不覺其飢也。至於夜間，萬籟俱寂，觸於耳根者，惟病者呻吟之聲；閒聞家人悲哽垂涕之聲，與看護婦廊下之履聲，惟一入病室，聲未敢少縱，防驚病者也。蓋人第知世多樂境，殊不審悲慘之事，亦常行於塵濁之中；卽如此病院，長日所見者，非父母、兄弟之別離，卽夫婦、骨肉之永訣，病榻陳陳，不知已消磨盈千累萬之人矣！安吉見此病父徘徊於生死之境，愁腸爲之百結。

至第六日午後，病叟之疾乃大革。院長時來診脈，傾其首弗語；安吉詢之，亦不答；蓋其病入膏肓矣。安吉見老父病勢沉頓，勢難再起，涕泗縱橫如淚人。顧老人知覺轉略清，時張目視安吉。安吉進以湯藥，

則狂吸如鯨；更時時唇動，張吻示意；然終不能出聲，第喉間作微響而已。至午後三點鐘，病乃愈篤；安吉此時，惟有伏枕而哭。

少選，聞病室之外，有人作感謝語，似病已離其軀幹而出此病院者，曰：「深感諸君！我今日病之脫體，實賴諸君之賜，非言詞所能道謝也。」

看護婦曰：「君吉人天相，我輩何功，自後祝君永永康健！」安吉聞

之，念「彼人何乃獨邀天貺，今日仍持強健之軀以出院，福誠非細也！」

安吉忽覺此聲音殊馴熟，似耳中所夙聞者，乃趨門旁，欲試觀爲誰。

此病愈出院之人，方從病室過，瞥見安吉，不禁詫曰：「咦！是何酷似吾家阿安也。」童子亦奔視曰：「噫！此非吾父耶？兒固安吉也。」時則病

室中之醫生及看護婦咸大詫。彼人乃抱安吉於懷而親其髮曰：「兒

曷爲在此？」語時，目注病榻上之老人，曰：「此何人也？兒識其人耶？寧

不奇哉！」既而又曰：「噫！我知之矣！安兒乃以此爲病父耶？孩子家

缺乏記憶力，何至於是！我昨得而母書，謂『已遣安兒來病院，』我乃不見兒來，方切憂思，孰知乃在此間。兒來幾日矣？阿母無恙耶？」

安吉曰：「兒來此已第六日矣，初不審阿父乃在別室也。」語時，搵淚不已。父曰：「我即將出院，兒其同歸乎？」童子曰：「諾。」口雖諾之，乃目灼灼視病榻上之老人。父曰：「安兒！汝有行囊乎？試略收拾，我輩歸休！」童子曰：「諾。」顧仍俄延不行。而病榻上之老人，亦張目視童子，皺眉不語。

安吉此時更不能忍，曰：「阿父！兒暫不能歸也。兒初見此老人時，固以爲阿父也；今雖審其非是，此五日間之恩意，乃竟結轆吾胸，不能自解。兒但覺此病叟之可愛，縱勞瘁吾軀，亦所不恤。願吾父恕我，盍先歸乎！」

此時病室中之醫生及看護婦，咸點首歎息曰：「此孺子天性肫篤哉！」

安吉之父，目視此童子，又問看護婦曰：「此臥病之老人誰也？」

看護婦曰：「此亦歸自南洋者，自入院來，病即沉頓，

甚盼其兒來視疾；今公子來此，我輩以爲是老人之子無疑，而孰知其誤認也。」——時安吉見老人尙目注己身。父乃歎息曰：「是殆佛家所謂緣也！」安兒！汝旣與老人有此一段因緣，暫留此可！」安吉曰：「謹遵父命！」父曰：「我甚願老人病體之速愈也。」安吉曰：「當如父祝！」安吉乃送父下樓，曰：「歸告母親，勿念兒也！」

安吉見父去遠，復登樓入病室，仍依病叟榻前；病者初以爲此童子隨其父歸矣，今見其依然入侍，狀殊寧貼，瞑然就睡。安吉此時心固少慰，而其對於病者之親切，不減往昔。老人雖仍如恆狀，然其呼吸之微，幾如無聞者。

夜中，院長復來診視，屢掉其首，曰：「此不過今日一夜之光陰！孺子！爾亦宜少休，我觀汝面白而睛紅，似失眠也。」安吉曰：「諾。」然觀此老人儼然一身，了無親故，老樹婆娑，生意且盡，又不忍遽離其側。病

者則屢張其將涸之眼光以視童子，一若感激至於無地者。

天色微明，看護婦起，置手病者之額，無言自去。俄而伴一醫生來，

方熨倦眼未醒，想爲看護婦自夢中敦促起也。醫生一按老人之腕，卽

曰：「噫！脈停矣！」安吉以淚眼觀此老人，微握其瘦腕。時醫生尙攜

其聽脈之器，細細診察。安吉曰：「病者如何矣？」醫生搖首，少選曰：

「孺子！此老病不能起，汝可歸里矣！」卽病者當亦深感汝，汝又何必處

此難堪之境耶。」看護婦亦曰：「孺子！醫生言然。汝對此老人可稱

無愧。且汝以童子，不宜見此人生終了歸結之境，可稍事休憩，歸覲而

父母也！」童子猶未卽行。不及十五分鐘，而老人事畢矣！安吉知

不可復留，乃對此病榻，爲最後之一禮，仍背荷巨囊，揮淚而出。

時晨鐘已動，太陽之光，漸及地上，覺胸次廓然，較之夜來枯坐病房

中，暢快多矣。乃乘七點三十分之火車歸蘇。不及三小時，又舍車而

舟，以片帆返黎里。及抵家，其父適倚門而望也。

(一)屬江蘇吳江縣。

四三 髯參軍傳

徐瑤

明思宗^④時，公子某，奔走某相國門，從京師持三千金歸。道遇一僧，狀猙獰，所肩行李鐵扁拐，光黑甚重，同公子信宿。公子初弗介意也。會抵一旅舍，公子先驅入，止左廂，僧繼至，就右廂炕上臥。旅舍主人密呼公子告曰：「客必從京師來，囊中必有金，不則若奚俱至。」公子始心動，倉皇失措。主人勸公子勿戀金，飲酒！

坐甫定，忽一虬髯人，身長八尺餘，腰大十圍，髯盡赤，激張如蝟，卽坐上擲弓刀，呼酒食甚急，叱叱作雷聲。公子益驚慌，股栗欲仆。髯微顧曰：「君神色俱殊，度有急，盍言之！」公子屏息若瘖。主人代爲述持金遇僧狀。髯曰：「僧今安在？」則指右廂臥炕上者。顧公子無動，

直提刀排闥入，罵曰：「鈍賊！胡不拾糞道上，而行劫耶？」因弄其鐵扁拐，屈之成環，擲炕上，曰：「若直此，聽君取客金；不直，則亟引項就刃！」僧僵臥不動，良久，始匍匐下地請死；顧視扁拐成環，泣下，請益哀。髯笑曰：「固料若不能直此，聊爲君直之。」去，無汗乃公刃。公子、主人皆咋舌，從門外觀，已復趨前羅拜，請姓名。髯笑不答。令俱寢，且曰：「請護公子行。」公子大喜。

至揚州，謂公子曰：「君今但去，無患！吾行矣。」公子叩頭謝曰：「某受客大恩，無以報，願進三百金爲壽。且從此抵某家，計四日耳，盍俱渡江而南！」髯笑曰：「吾起家行陣，今隻身來爲幕府，標官，設貪金，豈止三百哉。吾憑限已迫，不能從；或緣公事過江，則訪君。幸爲我具生麵十五斤，生彘二口，酒一石。」公子不得已，與別。

居數月而髯果至。呼公子曰：「饑甚！」公子亟進麵、生彘、酒如

前約。髯立飲酒至盡；卽所佩刀刺殺生彘；而手自揉麵作餅，且炙且啖，盡其半。公子曰：「參軍力可拔山，度舉幾百鈞？」髯曰：「吾亦不自料舉幾百鈞；雖然，請試之！」乃站庭檻上，而令數十人撞之，屹立不少動。曰：「未盡也！」復豎二指，中開一寸，以繩繞一匝，數健兒迸力曳兩頭；倔强如鐵，不能動半分。於是公子進曰：「今天下盜賊蠡起，朝廷亟用兵，以參軍威武，殺賊中原，如拉朽耳。今首相某，吾師也，吾馳一紙書，旦夕且得大將軍印，烏用隸人磨下耶？」髯仰天大笑；徐謂公子曰：「君願某相國門下士耶！吾行矣！」

(一)軍府之官。

(二)字天璧，清江蘇荆溪人工詞。

(四)名由檢。在位十六年，年號崇禎。李自成陷

北京，帝自經於萬歲山以殉。先諡思宗，改諡毅宗；清乾隆時，諡爲莊烈帝。(五)軍旅出征。居無常所，

張幕帳爲府署，是爲幕府。後凡行政官之記室，皆謂之幕府。

(六)與上參軍同義。

(七)晉書甘卓

傳：「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何所顧慮乎？」喻其易也。

(八)猶部下。

四四 大鐵椎傳

魏禧

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平陳子燦省兄河南，與遇宋將軍家。宋懷慶^①清華鎮^②人，工技擊，七省^③好事者皆來學；人以其雄健，呼宋將軍云。宋弟子高信之，亦懷慶人，多力，善射；長子燦七歲，少同學，故嘗與過宋將軍。時座上有健啖客，貌甚寢。右脅夾大鐵椎，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摺疊環複如鎖上練，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語類楚聲。問其鄉及姓字，皆不答。

既同寢，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訖，不見。子燦見窗戶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至時，不冠，不襪，以藍布巾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寐而醒，客則鼾睡炕上矣。

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始聞汝名，以爲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

將軍強留之；乃曰：「吾嘗奪取諸響馬^④物，不順者，輒擊殺之；衆魁請長其羣，吾又不許；是以讎我。久居此，禍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決鬥某所。」宋將軍欣然曰：「吾騎馬挾矢以助戰。」客曰：「止！賊能且衆，吾欲護汝，則不快吾意。」宋將軍故自負，且欲觀客所爲，力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

將至鬪處，送將軍登空堡上；曰：「但觀之，慎勿聲，令賊知汝也！」時雞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吹觶築數聲。頃之，二十餘騎四面集，步行負弓，矢從者百餘人。一賊提刀縱馬奔客曰：「奈何殺吾兄！」言未畢，客呼曰：「椎！」賊應聲落馬，馬首盡裂。衆賊環而進；客從容揮椎，人馬四面仆地下，殺三十餘人。宋將軍屏息觀之，股栗欲墮。忽聞客大呼曰：「吾去矣。」地塵且起，黑煙滾滾東向馳去。後遂不復至。

魏禧論曰：「子房得力士，椎秦皇帝博浪沙中。」大鐵椎其人歟！天生異人，必有所用之，予讀陳同甫《中興遺傳》、豪俊俠烈魁奇之士，泯泯然不見功名於世者，又何多也！豈天之生才，不必爲人用歟？抑用之自有時歟？子燦遇大鐵椎，爲壬寅歲，當年三十，然則大鐵椎今四十耳！子燦又嘗見其寫市物帖子，甚工楷書也。」

(一) 字冰叔，一字叔子，號裕齋，明季江西寧都人。與兄祥、弟禮俱以文名。時人稱寧都三魏。(二) 古郡名，卽今北京。(三) 舊府名，今河南沁陽縣，卽其府治。(四) 屬今沁陽縣，在縣北，道清鐵路起點地。(五) 指長江黃河流域間諸省。(六) 燕齊間以多人劫掠行旅之盜曰響馬。(七) 子房，姓張名良，佐漢高祖成帝業者。良故韓人，秦滅韓，良欲爲報仇，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始皇東游，良與力士狙擊之，未中。(八) 名亮，南宋永康人。才氣超邁，力學著書。光宗策進士，親擢第一。(九) 書名。共十二卷，凡南渡前後忠臣名將，下及游俠、劇盜、倖臣等，皆爲作傳。

四五 贈能七倫

白居易

澗松高百尋，四時寒森森；臨風有清韻，向日無曲陰。如何時俗人，但賞桃李林！豈不知堅貞，芳馨誘其心。能生學爲文，氣高功亦深。手中一百篇，句句披沙金。●苦節二十年，無人振陸沈；今我尙貧賤，徒爲爾知音！

(一)唐書南詔傳載長川諸山，往往有金，或披沙得之。

四六 核舟

魏學洵●

明人王叔遠能以徑寸之木爲宮室、器皿、人物以至鳥獸、木石，罔不因勢象形，各具情態。

嘗鐫核舟一，蓋大蘇泛赤壁●云。舟首尾長八分有奇；高可二黍許。中軒敞者爲艙，箬篷覆之。旁開小窗，左右各四。啓窗以觀，雕闌相望；閉之，則右刻「山高月小，水落日出」●左刻「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石青糝之。

船頭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爲東坡，佛印居右，魯直居左。

蘇黃共閱一手卷，東坡右手執卷端，左手撫魯直背，魯直左手執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語；東坡現右足，魯直現左足，身如微側；其兩膝相比者，隱卷底衣褶中。佛印絕類彌勒，袒胸露乳，矯首昂視，神情與蘇黃不屬；臥右膝，詘右臂支船，而豎其左膝；左臂掛念珠——珠可歷歷數也。

舟尾橫臥一楫。楫左、右舟子各一人，居右者椎髻仰面，左手依一橫木，右手攀右趾，若嘯呼狀。居左者右手執蒲葵扇，左手撫爐；爐上有壺；其人視端容寂，若聽茶聲然。

船背稍夷，題名其上，文曰「天啓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遠甫刻，「細若蚊足，鉤畫了了；其色墨。」又用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丹。」

通計一舟：爲人五，爲窗八，爲籊籊篷，爲楫，爲爐，爲壺，爲手卷，爲念珠各

一、對聯題名并篆文爲字共三十有四，而計其長，曾不盈寸；蓋簡桃核修狹者爲之。嘻！技亦靈怪矣哉！

(一) 字子敬，明嘉善人。爲諸生，好學。工文。
(二) 赤壁凡三，此在黃岡縣城外。
(三) 蘇軾遊赤壁，作

前後二賦，此係後赤壁賦中語。
(四) 此係前赤壁賦中語。
(五) 宋金山寺僧，與蘇軾友善。
(六)

姓黃，名庭堅，字魯直，號涪翁，分寧人。文章天成，尤長於詩。與蘇軾同遊；世號蘇黃。又善行、草書；楷法自成一家。初遊安徽霍山山谷寺石牛澗，愛其泉石之勝，因自號山谷道人。
(七) 佛名，今寺院大門口

常供奉一笑佛卽是。
(八) 天啓爲明熹宗年號，壬戌乃天啓二年也。
(九) 山名，在江蘇常熟縣。

四七 七賢畫序

歐陽修

某不幸少孤，先人爲綿州軍事推官時，某始生，生四歲而先人捐館。某爲兒童時，先妣嘗謂某曰：「吾歸汝家時，極貧。汝父

爲吏至廉；又於物無所嗜，惟喜賓客，不計其家有無以具酒食。在綿州三年，他人皆多買蜀物以歸，汝父不營一物。而俸祿待賓客，亦無餘。

已罷官，有絹一匹，畫爲七賢圖，六幅，此七君子，吾所愛也。此外無蜀物。」
後先人調泰州軍事判官，卒於任。比某十餘歲時，家益貧。每歲時設席祭祀，則張此圖於壁；先妣必指某曰：「吾家故物也。」後三十餘年，圖亦故閣，某忝立朝，懼其久而益朽損，遂取七賢命工裝軸之；更可傳百餘年，以爲歐陽氏舊物。且使子孫不忘先世之清風，而示吾先君所好尚。又以見吾母少寡而子幼，能克成其家，不失舊物。蓋自先君有事，後二十年，某始及第；今又二十三年矣。事迹如此，始爲作贊并序。

(一) 修父名觀，字仲賓，少孤，力學，性仁孝。(二) 今四川綿陽縣。(三) 官名，唐置，爲節度觀察兩使之僚屬；其次爲衙推。宋沿其制。(四) 見史記蘇秦傳，謂死後捐棄一切也。後因稱人死爲捐館。

(五) 修母鄭氏，年二十九而寡，守節撫養修，家貧甚，常以荻畫地，使修學書。修顯，封韓國夫人。(六) 今江蘇泰縣。(七) 亦節度觀察，防禦諸使之僚屬。(八) 指父歿也。(九) 今祇有序，贊不傳。

四八 祭石曼卿文

歐陽修

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有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煙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鼪。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壘壘兮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夫太上之忘情。

(一)名延年，宋宋州之宋城人。有豪氣，讀書不治章句。落落寡合。年四十八，即歿。(二)此爲追祭文。